



Laoyin Yu Shiming

烙印与使命

唐凯将军传

郭米克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Laoyin Yu Shiming

烙印与使命

唐凯将军传

中共党史出版社

郭米克 著

责任编辑:王世英

封面设计:刘树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烙印与使命:唐凯将军传/郭米克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136-820-7

I. 烙... II. 郭... III. 唐凯-传记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484 号

烙印与使命

——唐凯将军传

郭米克著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 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河北省香河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880x1230 毫米 32 开 16.25 印张 380 千字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36-820-7/K·708

定 价: 36.00 元



唐 凯
(1916—1999)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4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3
第四章	46
第五章	62
第六章	84
第七章	98
第八章	115
第九章	132
第十章	146
第十一章	160
第十二章	174
第十三章	192
第十四章	209
第十五章	224
第十六章	240
第十七章	257
第十八章	275
第十九章	289
第二十章	304
第二十一章	320
第二十二章	352
第二十三章	367
第二十四章	388
第二十五章	402
第二十六章	423
第二十七章	440
第二十八章	448
第二十九章	467
第三十章	483
第三十一章	503
尾 声	523

楔子

黢黑的茅屋顶棚上有三个巨大的身影。

茅屋里被燃烧的桐子油熏得烟气弥漫，那盏油灯端坐在龃裂着缝隙的木桌上，耀眼的大火苗托举着一缕呛鼻的黑烟直向上蹿，屋顶的影子晃动着，整个草屋仿佛都在颤抖。

三个沉默的男人绷着脸注视着架在火苗上的几枚钢针，神色由于激动而显得有些紧张，从他们胸腔里鼓出的气流将火苗推得东倒西歪。

三个人中的一个——严格地讲还不能算是“男人”，说“男孩儿”更准确些——他才13岁。在两个大人的中间，少年的个头儿矮下一截，他得略微仰起脸来才能与两个同伴对视。

他眼睛大而明亮，目光炯然；双唇微厚，紧抿着，严肃的面颊上满布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老练与成熟。

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不叫唐凯。

“唐盛文同志，你准备好了吗？”黄陂县方梅区少共书记余尧之压低嗓音问道。

“准备好了！”少年的回答低沉中透着坚定。

“好！五哥，你抓牢他的手膀。”少共书记对旁边的汉子说。

少年毅然将右臂伸出去，那伸出的手臂旋即被汉子用两只粗壮的大手牢牢把定——两只大手中间的皮肤上，早有一个奇特的蓝色印记被书记标画在那里。

这是镰刀和斧头——CP(中国共产党)的党徽。

少共书记取下一枚钢针，在旁边的炭盆里沾些草木灰，小心翼翼地将钢针向少年的手腕刺去。

“哧”的一声，少年的皮肤冒出一缕青烟。

少年牙关和双眼蓦然闭紧，面部的肌肉开始剧烈地抽动。

一针，又一针，再一针……

浓烈的皮肉炙烤的味道在茅屋中四散开来。

少年的眼睛时而圆睁，时而紧闭，额头上蜂拥出滚滚的汗珠，脸上如同水洗一般。

谁都不做声。

少共书记一针接着一针地刺着，毫无停顿的意思；五哥的手则越攥越紧，几乎要将少年的胳膊捏断了。

这是一个改变了少年一生的夜晚。

天擦黑的时候，他跟着两个大人悄悄进入了村边余家菜园子里的这间草屋，在一面发乌的红布面前跟着书记宣誓。书记告诉他：这是加入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仪式，我念一句，你要跟着念一句。

誓词是从未听过的话，新鲜，有力——“我诚心诚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誓不背党背团，严守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他已经从书记的口中得知了CY是CP的助手，是打前阵的，要不怕死的钢铁汉才能入得其中。他急切地想向大人们证明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读完了誓词，书记就开始称呼他为“同志”，这个陌生的叫法越发使他感到自己正在经历着一个巨变。

接着他就提出要把CP的徽记烙在自己的手臂上。书记庄重地看着他，沉思片刻，然后默默地掏出了口袋里的笔，仔细地在他胳膊上描绘起来……

这是1929年的冬天，发生在中国湖北省大别山西麓尾脉一个山村里的故事。这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夜晚，但是，只有冥冥之中的造物者——假如真有的话——能够将这一幕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七十年后的一切串联在一起。人们不曾想到，在这漫长时间的流动中不时地发出明星般璀璨光芒的，正是这枚刻骨铭心的烙印。

不过,在1929年12月28日这个夜晚,就连几个当事人——少共书记、五哥、还有少年唐盛文本人似乎都还无法意识到这烙印的真正内涵。满布在少年心头的只是一种想要立刻去献身的冲动,这种冲动在他胸中已经积蓄得太久了。

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孕育并产生英雄的时代,生活最大限度地给每个身处其中的人创造着塑造的前提条件。乱世出英雄,这本是一句俗语,但是并非随便谁都可以轻易具备英雄的素质,这种素质真正的来源是什么?是人生的磨砺与感悟。

正是1929年这一年,远在西方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刚刚完成的一部谈论教育的著作中谈到:“一个人教育的全过程要受到三重节奏的支配,十三四岁以前是浪漫阶段,14到18岁是务实求精的阶段,18到22岁是概括推理的阶段”,怀特海的经验在东方古老中国的乡村少年身上是否具有真理的意义?

这枚由血与火相交织而成的烙印在一个13岁的少年手臂上出现,在70年后的今天看来也许可以作些带有浪漫色彩的解释。但是,对于这个特定的少年来说,这个浪漫的形成又是十分残酷的,因为,它的动机毕竟并不是发端于游戏。

这是严酷的人生迫使少年做出的一个回答,它在就此开始少年崭新生活的同时,也正式结束了他那苦难的过去。

是的,在这个夜晚之前,他还是个孩子,不过,那是一个完全没有浪漫童年的孩子……

第一章

说起来，黄陂那个地方距离号称九州通衢的武汉并不遥远，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那座城市的北郊，它的县城离武汉市区仅仅 34 公里。喧闹的城市在这里已经逐渐地平静下来，在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黄陂作为一个缓冲地带构成了武汉的北大门。出了这个大门，地势在悄悄地走高，大别山的余脉出现了。

从大别山上下来的东西多有一种气势，最强烈的是雨水。

雨季到来的时候，千沟万壑的降水顺着千百条道路流向汉水和长江，一直奔走到遥远的海洋。

那气势磅礴的山水当年不知有多少次地拦阻过少年唐盛文跟随母亲乞讨的路，有一天，这山水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吸引了母亲的注意。

“盛文啊，你看啊，水比人要走得远，走得快呢。”母亲望着奔腾急逝的流水，告诉儿子。说这话的时候，母子俩正蜷缩在别人家的屋檐下，等待着一场暴雨的过去。

那是个寒冷的中午。盛文依偎着母亲的暖体，瑟瑟地抖动着，他们彼此听得见对方饥肠的咕咕鸣叫声。

他记住了母亲说的话。

那时他随母亲出行最远的目的地是黄陂县城。少年的心中多么羡慕那滚滚的流水，能一去不回头，能远远地离开这块土地啊。

他本应热爱这块土地的。1916 年 10 月，他降生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叫梅店的地方，这是个有百十户人家的河边小镇，山水迷人，风景秀丽。但是，从记事起他便晓得：这块土地不属于他，黄陂也不属于他，大人们口里讲的武汉当然更不属于他。

他从小便开始跟着母亲，沿着不属于他们的土地走向黄陂。与流水不同的是他们要返回，他们无法走远——因为家里还有亲人在等候着他们，亲人的目光就在他们的背影上，就在他手中的提篮里。

提篮是祖母用篾竹精心编制的，用的年头已经久远，早年的青绿早已褪尽，如今是那种饱经沧桑的褐黄。篮子的底部垫衬着布，盖着冰冷的米饭、被啃吃过的馒头、生的或熟的番薯……那都是从黄陂讨得的剩饭。

必须要到黄陂去吗？必须。梅店的穷人太多了，富人家的门前走动得勤了，便经常招致羞辱和白眼，于是母亲便不得不带着他和哥哥走得远一些。

早几年他还很小，那时在妈妈带领的讨口行列里还有哥哥。兄弟两个破衣褴褛，跟着同样是破衣褴褛的母亲，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手中一根打狗棍是不能少的，这棍子又常常是饥寒交迫的身体的支撑。哥哥讨口用碗，而盛文则用篮子。碗和篮子有着分明的作用：讨来的剩饭只能放在碗中的要现时吃，而可以放在篮子里的是要带回梅店家中的，那里还有祖母、父亲和幺叔在等着他们回家。梅店没有别的亲人了，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已经有四个早早地回归了土地，这赤贫的人家里，一个生命的长成是如此之艰难。

早先的家境是什么情形？没有谁可以准确的描绘。盛文很小的时候，曾经见过父亲从家中不知是什么角落里翻出一个清朝官员的顶戴花翎，祖母说很多年前这个家里也出过一个官，他是被朝廷贬谪到这大别山脚下的，先人要是不被贬谪，这个家族也能很阔呢。父亲说这是鬼话，没人相信。盛文后来亲眼见父亲将那“破烂顶子”扔到远远的沟里去。

那想像中富过的家族历史与盛文的家庭没有关系，从一降生开始，他便饱尝着苦难的滋味。

父亲唐庆云的名字，外面几乎没有人晓得。他个子高，但是驼背，村里的人们叫他唐驼子；他耳朵有些失聪，人们又唤他唐聋子。不论叫什么，四下里的人们之所以能够记起他，是因为他是当地一个小有

名气的厨子。

父亲给地主家做饭，烧得一手可口的饭菜，时常有远处的乡绅来梅店邀他去操持红白喜事的宴席。父亲的手艺是从小被他的师傅打出来的，手里的刀功没有哪个敢与他攀比，他剥起案头来哒哒哒哒如同急剧的鼓点，经常引来围观的人群。

但是，盛文一家人却从未吃过父亲施展手艺做成的饭。父亲的技艺在这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家中是毫无用武之地的。偶尔，他从外面做工结束，碰到东家突发恻隐之心，带回一小块肉来，却不知该如何对它下手：这个家里没有一件成全厨师的物件。

父亲平日很少言语，他的话仿佛都随着不同人家的炉火被烧尽了。家境窘迫，使这寡言的汉子内心深处终日承受着重负。他对生活有过希望，这体现在他对儿子盛文的期待上。盛文7岁的时候，他低声下气地求人，将儿子送到私塾去念三字经。尽管他本人不识字，可他晓得那些有钱的绅士们都是从“三字经”起步，最后发达起来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在先生令人昏昏欲睡的领读声中，唐盛文开始了启蒙。不过，这启蒙像闪电一样短促和迅捷——当他把这古老的课本念到第117句时，它便戛然结束了。

他一生中难以忘记的那最后一课是：北元魏，分东西。

一个7岁的孩子是无法真正领会那被古人高度概括的历史进程的，那“分东西”令他产生了歧义的联想，“分东西，分什么东西？”他好奇地问身边的伙伴。

为此他挨了先生的戒尺。先生瘦弱不堪，却手劲很大，一个7岁的男孩子足够他折腾的了。啪啪啪的手板声清脆响亮，让屋里所有的人胆战心惊。

盛文咬紧牙关挺着，一声不吭，他晓得先生的怒火何来。

学生是要交学费给先生的。那时学费一般不是钱，是油条，差些的也要送上油面。然而唐家穷，盛文经常空手而来，这往往令先生不快。于是只要找到茬口，一顿暴打总是免不了的。

白日里挨了打的盛文回到家中，不敢向父母出示高高隆起的右

手,将其藏在身后躲来躲去。不幸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一望便知儿子在学堂里没有好好念书,不容分说,便命他将另一只手伸出来。

盛文的左手很快也肿了起来。他委屈地流出了眼泪,但是他不出声,只默默地咬住嘴唇。他晓得父亲心中的苦楚,任由他发泄出来。

父亲将他打过,便蹲到墙角,抽味道苦涩的烟叶,发呆。

贫穷给唐家带来的不仅是烦恼,更多的是羞辱。唐家栖息在属于大地主梅鼎家产的两间房子里,平日如果父亲没有做饭的事做,日子便难以为继。靠着这门手艺作保,不时地东挪西借,使糊口的东西不致中断。“没有东西可吃”常常是大人念叨的一句话,“东西”是如此重要,便也难怪盛文在学堂里胡思乱想了。

他从不怨恨父亲的毒打,因为他目睹过多次父亲遭受的屈辱。债主上门来的时候,父亲的背驼得更加厉害,努力地赔笑,讲好话。有一日,债主跷着二郎腿,坐在当屋的木凳上颐指气使,父亲只是稍微多解释了一句,那家伙竟然飞起一脚踢到父亲的脸上。父亲的面颊当即青紫起来;还有一日,另一个催钱的财主,几句话没有听完,就左右开弓,抽父亲的耳光。

父亲挨打的时候,盛文就坐在他身边,那每一下响声都像落在自己的脸上。在他生命走入第 82 个年头的时候,他仍然清楚地记着这一幕。人生中,对贫困的记忆远胜于对富足的记忆,屈辱总是深深地埋藏在人心灵的底层,让你无法抹杀和回避,因为它曾以那样刻骨铭心的方式存在过。

盛文的启蒙教育仅仅持续了 3 个月。尽管他很想再三个字三个字地跟着那凶狠的先生学下去,但这学习最终还是被贫困打断了。在这样的家境下,念书实在是一种奢侈的愿望。

他一步三回头地被母亲领回家,在路上,他不断地问:“妈妈,我还能上学吗?”母亲不回答他,只是背过身去抹自己的眼睛。

母亲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却是这个家庭的支撑,家里大小的事情都由她来操持。在盛文的心口中,母亲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做累,她整日都在劳作,即使是靠讨口,她也要努力将一家人的生活布置停

当。

她是一个勤勉的劳动妇女，她的工作范围无法界定，除了自己一家人的生活，她每年还有义务给地主家人做鞋、抱小孩儿、打零工、饲养猪羊……这种无偿的劳役在唐家习以为常，父亲除了做饭，更是房东家的义务仆人，他每年要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为地主修缮房屋，随时应征出抬轿子，还要挑粪做杂工。

母亲是家中知道事情最多的人。从母亲的口中，盛文得知从黄陂再向前走就是武汉，武汉到处都是房子，山上流下来的水都是去到武汉的，在那里汇入一条大江，一直流向海洋……

但是母亲从未去过武汉。她是如何晓得这些的？盛文曾经疑惑过。后来他发现母亲其实是个处处留心的人，她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许多外界的事物经过她自身的消解，很快便能够化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不管这一部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母亲的许多见闻来自盛文的幺舅，她的这个小兄弟是个云游四方的斋公，他常年身着破旧的长衫，到处行走化缘，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幺舅从外面带回的许多故事和见闻，经常是乡下人们贫困生活的精神补充。直到有一天，他再也没有回来……

辍学的盛文在蔡店外婆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有一日，母亲红肿着眼睛来领他回梅店的家。在路上妈妈沉默寡言，边走边落泪，一只手紧紧地攥着他的小手，像是生怕他突然飞走。他好奇奇怪，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忍不住问妈妈：哥哥怎么没有来？

母亲忽然停住脚步，一下子坐到地上搂紧他放声号哭起来。

盛文感到自己立刻被恐惧包围起来了，他使劲摇着妈妈的双肩，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过路的行人停住脚步，表情惶惑地望着这母子俩。

直到到家后他才晓得：他亲爱的小哥哥竟然饿死了！

他那时还不太理解人类的情感，只是觉得无限地失落。哥哥是他幼时起形影不离的伙伴，他带他上山打柴火，爬树摘油籽，还有到村

外的水塘玩耍戏水，在小伙伴中充当他的保护者……这样好的哥哥怎么会再也看不见了呢？

望着父母忧伤的神情，盛文意识到那已经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活蹦乱跳的哥哥如今已经变做镇外山洼地里一个小小的土堆！

这是母亲死去的第五个孩子，从此盛文便成了唐家的一根独苗。

讨口的路上只剩下他和母亲了。坚强的母亲并没有停止脚步，她继续领着仅存的儿子为了生存挣扎。

唐盛文在苦难中悄悄地成长着。

有一些力气的时候，他便开始了独自的劳作。从10岁起，他已能挑起两个对于他来说是巨大的空篓子，爬到后山的松林中去打松球了。山是百姓地主的山，穷人可以到山上去捡柴火、树叶，捡蘑菇、松球，但是不能砍树。这山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它周围的百姓的生活来源之一。盛文早早踏着露水上山，浑身的衣服没有一处是干的。日上三竿时，他已经担着沉甸甸的一担松球下得山来。他步履不停地奔向十几里外的集市，将松球卖掉。光景好的时候，一日能跑两个来回。松球换回的是几十个铜子（10个铜子为1串），再用铜子买回一两升豌豆。

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每一粒豌豆，直到把它们完好地交到父母的手中。每次都是母亲将豌豆磨成粉，用这豆粉熬出面糊，成为全家的口粮。

盛文晓得要节省度日，每次的铜子都要余出几枚交与母亲，期待着积攒得多了，派作其它用场。

母亲自然明白豌豆粉糊糊的味道，她从儿子下咽这东西时那努力的劲头上看得出来那不对他的胃口。于是她总要拿出几枚铜子去换回一种叫做“泡果子”的油条来，等盛文傍晚归来时给他吃。那“泡果子”一个铜子一个，盛文吃两个便将其余的让与祖母、父母和幺叔吃，几个“泡果子”常常在一家人手中推来推去，祖母总是夸盛文这伢子仁义大。

少年唐盛文从一降生到这世界上，感受到的就是生活那无情的严酷与不公，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不幸的事情总是盘绕在自己家的周

围——亲人一个个地消逝了，父亲没有舒展的眉头，祖母和母亲总在流泪，而自己，从记事起学到的技艺就是讨口……那终日终月终年没完没了的乞讨之路，何时才得以走到尽头？他不时想一些不该是这年龄的孩子想的事。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乡村，一个少年所能承受的重负究竟如何计算？没有人能够马上回答得出来。他身负的苦难是整个社会给予农民重压的最后部分。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童年已经被取消，却时时可以感受到与父辈们相同的烦恼与忧愁。

仅从鄂豫皖这窗口望出去，便可发现那时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何等荒谬的世界上。

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把这块中国中部的庞大地区带入了连年不断的灾难之中。当时正是直奉鲁豫皖战火频仍的年代，各路军阀为各自的利益随意涂炭生灵，民众陷于水深火热而不能自拔。由战争引发的社会地震，使动荡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这其中，最苦的就是中国的农民。

租、课、债、捐奇速加重，大人们口中时常诅咒着“公债券”、“大加一”、“月月红”、“当青苗”之类名目繁多的勒索；百物涨价早已是失控的局面，盛文刚开始打松球的时候，父亲还鼓励他攒够两串钱就可以换回一石谷子，可到了真正换到钱时，谷子早已是十串钱一石了，他无奈只好换难以下咽的豌豆面。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没有生存的出路，“种田佬”离开土地去四方漂泊。

土地在荒芜，连年的旱灾导致的粮食歉收加剧了饥荒的恶性循环，强梁肆意当道，瘟疫到处流行，破产的农民无衣无食，与豪绅地主的纠葛日趋白热化。在盛文的家乡，租案、债案、劫案、人命案层出不穷，么叔便是一桩他人犯事的替罪者，他被关进县里的大牢一去多年，直到盛文当红军离开家乡时还没出来。

湖北是中国战乱的中心地带，军阀吴佩孚的统治使这里民众的痛苦可谓居于全国之最。湖北的地位之重要历来为各路军阀所重视：湖南的米、茶、桐油、药材、矿产多半要经过汉口转售上海或北方，它所需

要的洋布、洋纱、石油等也需取道汉口转往长沙；对于四川来说，它的桐油、药材、猪鬃等都需从水路到汉口集散，同样从汉口可以带回它所需要的洋布、洋纱以及石油，更重要的是，四川当时是一个产鸦片的省，川土（四川鸦片）和云土（云南鸦片）沿两条路出口，一条是沿长江而下至汉口，另一条是经过鄂西的施南，因此，这个省份是历次军阀战争包括后来的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

军阀的队伍本身便是动乱的根源之一。从1921年起，湖北的军队因为军饷不足发动了一系列的哗变，1920至1921年是湖北的“兵变年”，使湖北省内的混乱出现空前的局面。借这个时机，四川、湖南等邻近省份的军阀纷纷企图介入“援鄂”，混战的结局是皖系军阀吴佩孚对湖北的全面控制。

战火经年不息，从盛文记事起就晓得到处都在打仗，但是，连村里最有见识的人也无法断定究竟是谁在打谁。

战争的鞭子最后注定是要抽在民众身上的，地处武汉北大门的黄陂自然难逃厄运，不久，又一个灾难在唐盛文家降临了。

那一年的兵燹来得十分突然，从不知哪个方向来的飞机轰炸了黄陂，唐家居住的房屋被炸毁了，幸而当时没有伤及人命。轰炸之后，一家人在废墟上收拾木檩瓦砾，突然父亲失声吼叫起来。

一枚粗大的锈钉子穿透他的鞋子，从脚背上顶着殷红的血冒了出来！

全家顿时慌作一团，手忙脚乱地为父亲处理伤口，盛文抱着父亲的腿，与父亲一样急得大汗淋漓。

这突发的事件对于唐家的毁灭性打击在一开始谁也没能意识到。最初几日父亲只是失去了劳动的能力，他躺在临时搭起的窝棚里不能动弹。家里没有任何药品为他处理伤口，祖母和母亲只是不时用开水为他清洗和热敷。

很快的，伤口化脓感染了，先是脚肿起来，接着蔓延到小腿、大腿；颜色由红变紫，由紫变乌……天气炎热，伤口开始腐烂。在父亲的呻吟声中，盛文用筷子一条条地将滋生的蛆虫拣出去，可是总也拣不

干净，父亲身体的四周到处是蠕动的蛆虫。伤口发出的恶臭越来越强烈，整个窝棚里弥漫着使人窒息的气味。

那枚致命的锈钉子让父亲得了破伤风。伤口剧烈的疼痛使得他难以忍受，他终日在窝棚里惨叫着，令全家胆战心惊，村子里的人们也都为唐驼子的伤势而惴惴不安。盛文在当时尚无法理解这疼痛，及至20年后他自己在华北战场上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成重伤，从伤口中取出铸铁的弹片时，他才真正体会出生铁割肉时那刻骨铭心的滋味，时过20年后，想起父亲所受的痛苦，还是使他感叹不已。

终于，父亲像是累了，惨叫声由强变弱，由弱变无了。

祖母含着泪守在他身边，无奈地对他说：“庆云啊，你走吧，你别在这里受罪了！”

父亲目光滞涩地盯着棚顶，眼中的泪花流向耳边……

在一个早晨，母亲的号哭声打破了村子的宁静，父亲真的走了，他带着前人的贫困和遗恨走了，留给母亲、妻儿的仍是贫困和遗恨。

没有棺材装殓父亲，家里的门板被拆下来，草草钉了个木箱。

父亲被埋在了梅店河边的山洼里，与他那五个夭折的孩子在一起相聚，六个停止生命的人与他们穷困的家庭遥遥相望。

父亲死后不久，厄运又降临到么叔的头上。

么叔是个染匠，他的手和脚在众人的印象中永远是有颜色的，他是个虽然贫穷然而却快乐的年轻人，有时候他带着盛文在别人家做活儿，双脚踩着石碾子在铁锭里来回碾动着染料，嘴里还哼着柔顺的小调。有时候，回家晚了，么叔还会耍个恶作剧，将自己涂个花脸，吓得祖母大声叫唤，他自己则跑到一边得意地大笑。

可是命运并不给么叔好脸色看。一日，盛文一家人正在分食讨来的剩饭，忽然家门被踢开，两个陌生人带着两个扛枪的兵丁闯进来，一个八字胡不问青红皂白，指着么叔叫道：“绑！”一群人蜂拥而上，将未及反应的么叔捆了起来，不容分说便往外推。

一家人上前质问出了么事。八字胡说么叔串通外乡人抢了几十里外一家乡绅的家，要拉到黄陂县去当堂会审。